



“80后”老许

□ 刘德凤

那天,我经过体育广场,看见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,正在聚精会神地打陀螺,那陀螺硕大无比,至少有十斤重,抽打它需要很大的力气,但老人看起来却极为轻松,他不由得对那个老人多看了几眼,他精神矍铄,一身白衣随着抽打陀螺的节奏有规律地摆动,路过的人都被老人的精气神所吸引了,不由得停下脚步,驻足观看起来。

我从小爱打陀螺,小时候和伙伴们进行打陀螺比赛,每次都能夺冠,但都是自制的陀螺,这样大的陀螺我还是第一次亲眼,更别说尝试过,因而特别好奇,我很想知道打这个大陀螺是什么滋味。于是走上前去,讨好地问道:“老人家,您让我试下好吗?”他漫不经心地看我一眼,回我:“小伙子,你打得动吗?”“打得动,我可是‘80后’,力气大着呢。”我拍了拍胸脯,向他保证。

老人笑了起来,“行,我也是80后,看咱们都是80后的份上,让你试下。”“您这么老,怎么可能是80后呢?”我笑着问道。他扬着头,爽朗地笑了起来:“我今年81岁,你说我是不是80后?”我被这个幽默风趣的老人逗乐了,说:“行,那今天咱们两个80后比比试试?”他点了点头,把杆子递给我,一脚把陀螺踩停。

我拿起鞭子,蹲在地上,将绳子滚在陀螺上,使劲一甩手,陀螺转了一圈就颓废地停下来了,周围的人见了,立刻哄笑起来。会打陀螺的人都知道,打陀螺最难的就是发陀螺,这关过不了,你再大力气都是白搭。我不服气,又开始尝

试起来,可结果还是失败了,大家都笑开了,我觉得挺尴尬的,老人却严肃得很,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,便取过我手上的鞭子,教我怎么发这个超大陀螺,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,我也终于让陀螺运转起来。场上的人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。这之后,我和老人成了朋友。老人告诉我他姓许,我不叫他许大爷,而是叫他“80后”老许。他对这个称谓非常喜欢,每次我这样唤他的时候,他都笑眯眯地看着我,眼睛里满是幸福和兴奋的光彩。

我后来知道,老许虽然乐观开朗,但一生命运坎坷。他家是地主成分,父母亡故后,他带着三个弟妹乞讨为生,后来他好不容易才找个姑娘结了婚,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,本来指望经过这么多难,他可以安享晚年了,可他的女儿在36岁那年,不幸出了车祸,两年后,他唯一的儿子又得了胃癌。他的爱人经不住丧女、丧子之痛,不久以后就离开了人世,留下老许带着唯一的孙子过日子。老许除了打陀螺,还写得一手好字,他收了几个徒弟维持生活,邻居们都说老许可怜,经常要接济他,但老许却极少接受,他一向爱面子,宁愿画些字拿到菜市场去卖来贴补家用。

“80后”老许,有着和我们“80后”一样的倔强和勇气,我敬佩他的坚强与勇敢,更敬佩他的乐观与要强,我们每个人,如果能够像他一样,在经历了人生的大风大浪之后,依然保持一颗对生活极其热忱的心,努力生活,像他那样乐观豁达,怎不会快乐自在又安然呢?



仿佛一切冥冥中自有安排,去年生日许下的愿望是:希望能够早日当上妈妈,没想到今年生日时,手里已经有了一个胖娃娃。就是手中肉乎乎软绵绵像云朵般的小家伙,把我这个一直自诩美少女的人变成了现如今大腹便便,满腹妊娠纹的模样。但是除了这些,我想,还有更多的值得记录下来的改变。

当妈以后,我成了最尽心尽责的“饲养员”。从前的我爱吃爱玩,休息日从不宅家。但自从小腹呈丘陵状,外面的好山好水在我眼里便形同虚设。每天与娃四目相对也乐在其中。家有一本“喂养日记”,每天娃什么时候喝多少奶,什么时候拉大便,体温多少,事无巨细,一一记录。手边常看的书籍是崔玉涛和裴洪岗等著名儿科大夫的著作。黄疸、湿疹、腹胀气、乳糖不耐受,娃经历过,自己也成了一个半路出家的儿科大夫。记得在做妈妈



当妈以后

□ 张雯

以后第一次和好友约出去吃晚餐,虽然相谈甚欢,短暂地把自己解放了一下,但时不时都要看看手机,不知道爷爷奶奶在家能不能搞定孩子,娃睡了么,吃了么……吃完饭立马马不停蹄回到家里,活脱脱一个忠于职守的饲养员。

当妈以后,我练就了各种“武林绝学”。家里有娃的都知道,如果你想打喷嚏,那得学会“草上飞”,用最快的速度远离你的孩子,在离他最远的地方你才能打出这个喷嚏;当娃睡了,全家非必要不交流。如果你非要去娃身边拿个什么东西,你得掌握“凌波微步”,于无声中转移阵脚。

但这些都是江湖上的菜鸟本领,最让六大门派为之动容的绝技应该是“放娃神功”,顾名思义就是将怀里的宝宝放到婴儿床上。别小瞧,怀里的宝宝似乎是睡了,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床边,如果只是随意一放,娃一定立马睁开眼睛,满脸通红,打响战役!放娃神功的要领在于,把睡着的宝宝放下时,你得把腰弯成直角,将你的身体最大可能地接近小床的床板,一只手把宝宝往下放,一只手继续温柔地轻拍宝宝的后背,口中的童谣不能断,身体的律动不能停。先放宝宝的屁股,再放后背,接着是腿。最后得把另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抽刀断水般果断又温柔地抽出来,把宝宝的头放下来。最后屏气凝神地再打量娃一番,是真睡还是假寐。呼吸匀称,面容平和,连睫毛都一动不动,看来是真的睡了。如果失败重复以上步骤直到成功。

目前我还在继续钻研“放娃神功”,希望有朝一日能称霸武林。

当妈以后,娃彻底治好了我的“公

主病”。在女儿两个多月时,或许是因为外出游泳受凉了,或许是被公共场所病毒感染了,第二天发烧到39度。深夜里带娃挂急诊,母女俩在儿童医院里住了七天七夜。娃是病房里最小的孩子,由于血管太细,滞留针留不住,戳个针头都要几个小护士轮番上阵,娃撕心裂肺地哭,我自责不已,觉得每一声痛哭都是对我这个做妈妈的控诉,是我没有照顾好她才让她生病。小婴儿对输液的副作用会腹泻。往往一天下来,要拉七八次大便,我一遍遍地为孩子洗屁股,抹护臀膏,换尿不湿;一遍遍把娃紧紧抱在怀里;一遍遍在儿童医院的走廊上,深夜、凌晨哼着孩子喜欢的童谣,安抚她因为打针带来的恐惧。

等娃好不容易睡了,我在旁边的陪护床上和衣而睡,娃一有动静立马起来给她用温水再擦擦身体,再量量体温,再把被子掖好。要知道几个月前,我还是那个吃水果有老公帮忙切好,睡觉前要把所有灯都关掉,不能有任何声响的小公主啊!后来娃出院了,我带娃更加谨慎,生活上更加大而化之,不拘小节。我笑着对老公说:“现在的我睡觉前不用敷什么劳什子的面膜了,什么光啊噪音啊都没关系,大桥底下我也

能睡。只要娃好,都是晴天!”

此时此刻,娃正在小床上熟睡着,我也赶快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写点东西。

正值初夏时节,窗外的广玉兰无声地绽放着,当妈以前,我从未注意窗前的这抹美景,感谢女儿,让我认识了另一个自己,发觉了自己的无限可能。原来所谓育儿,皆为育己。也愿她正如窗外开得最盛的那朵广玉兰一样,洁白、饱满、馥郁,静静盛放在初夏凉润的晚风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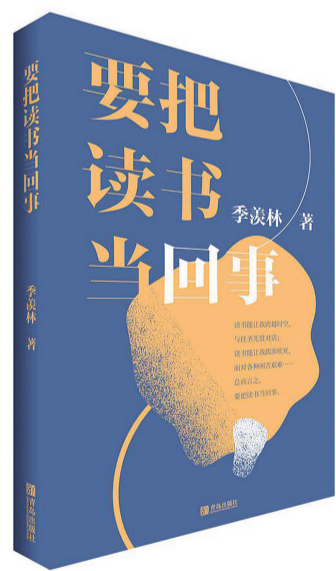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代国学大师的人生智慧

——读季羨林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

□ 乔欢

国学大师季羨林出生于1911年,他的家曾是山东省最穷的村中最穷的家,而多年后,他却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,是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大师、语言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,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北京大学副校长等,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……可以说,是读书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

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(青岛出版社,2021年9月)是季羨林先生的散文精选集,分为《立志读尽人间书》《回望求学路漫漫》和《心如明镜勤自勉》三辑,讲述了季羨林倾心读书、孜孜求学,在极其艰难的处境下仍然勤奋有加,终于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成长经历、心路历程和人生智慧。

季羨林一生爱书如命,他说自己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。他坚持“开卷有益”,不仅要读专业书,对于专业以外的书也要“随便翻翻”,知识越广越好,得到的信息越多越好。在北大,季羨林有个很大的书斋,“大小房间,加上过厅、厨房,还有封了顶的阳台,大大小小,共有八个单元”,藏书几万册,堪称北大教授中的藏书状元。即便如此,这些书仍然难以满足他做研究的需要,有的稿子“有时候由于缺书,进行不下去,只好让它搁浅”。他极爱读亨利·詹姆斯和罗曼·罗兰先生的著作,这两位大师“都是考据大师,方法缜密到神奇的程度”,令他深受启发。

考大学时,季羨林被北大和清华两所大学同时录取,令人羡慕,但他的求学之路却布满荆棘。

他出生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,当时刚刚推翻了清朝的统治,老百姓的生活异常艰苦。而季羨林的家,又是

官庄那个穷苦的小村庄里最贫穷的家,一年到头只能吃咸菜,吃白面的次数极其有限。四五岁时,他为了多吃一块白面饼子,曾被母亲追着打。六岁时,为了读书求学,他被迫离开父母和故乡,到了济南,从此寄居在叔父家。上高中时,日寇占领济南,他失学一年。

在德国留学时,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正式爆发,他一边忍饥挨饿、躲避空袭,一边跟随Sieg教授学习古代梵文和吐火罗文。学习这两种语言困难重重,前者是语言中的化石,古老精致而又极其复杂,后者则几近失传,需要在一片荒芜中开辟道路。

所有这些艰难险阻,都阻挡不了季羨林求学攀登的脚步。他一生学得多国语言,翻译了大量作品。他通英文、德文、梵文、巴利文,尤其精通吐火罗文,还能阅读俄文和法文,他对学习外语颇有心得。

他回忆德国教员教授外语的方法,那是一种“把学生推入游泳池”的办法,即,教学生外语,要像教学生游泳一样,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,一下子把他推下去,如果淹不死,他就学会游泳了。

据说这是德国19世纪一位语言学家的主张,具体做法是:尽快让学生自己阅读原文,语法由学生自己去钻,

单词也由学生自己去查,不在课堂上讲解。只有实在解不通时,教授才加以辅导。办法虽然简单粗暴,但效果却很好,学生无法依赖老师,积极性被完全调动起来了。

季羨林的梵文、巴利文和俄文,都是通过这种方法习得的。但他认为,方法固然重要,却不是万能的,勤学苦练才是最朴素的真理。

季羨林先生终年98岁,他对中国文化抱有坚定的信念,对于人类的前途始终乐观。

作为国宝级的学界泰斗,《要把读书当回事》一书是他对青年们的肺腑之谈,凝结着他简单朴素却又真是真知灼见的人生智慧,他用诚恳真切的文字勉励当今青年人:要坚定信念,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长河中的地位,担负起青年人承前启后的责任;要珍惜时间,“一寸光阴不可轻”,在时间面前人人平等,勤学苦练才是关键;另外,开卷有益,要多读书,只有不断开阔视野,持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,才可能与时代同进步,才能使人类社会越来越好!



李梓楠摄影



读书,读好书

□ 张彦英

冯唐说:一本好书,值得你晴读、雨读、雪读、夜读。要我说,不管在哪个年龄段,遇见一本好书,冥冥之中,都好似上天的有意安排,它值得你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细读、细品。

朋友遍天下,值得深交的恐怕也只有三五而已。书有那么多,值得一直读到老的也不会太多。好书塑造或端正你的三观,陪你度过人生的重要时刻,或至暗或光明。往往是,初读它时是一种感悟,重读它时是另一种感悟,再读它时又是一种感悟。正如佛家所言的三重境界:见山是山,见水是水;见山不是山,见水不是水;见山还是山,见水还是水。

梁文道曾经说:“读书到最后,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。”是啊,书中也许没有黄金屋,没有颜如玉,但是有你需要的思想良药,治愈一切顽疾。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说的也许就是这层意思。试想,倘若有一天整个世界的空气令人窒息,气氛变得压抑,人与人的之间越来越疏远,到处充满了冷漠与厌倦,我们终究还有书籍,这个穿梭

在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一味缓和剂。世界是坚硬的,书是柔软的。或者说,书会教你做人,做一个柔软的人。读书的人,岁月温柔以待,不会让你衰,不会让你老。你有稳定的情绪,大度的胸怀,你有丰富的阅历,不偏激,不抱怨,不消极,你永远追求进取。

有人说,总有一天,你读过的书,会反过来拥抱你。我说,读书,读好书,是发现更好的自己,一个宽阔、豁达、有趣味的自己。人生不是一场无法逆转的发现之旅吗?自己才是自己的摆渡人,自己是自己的神。发现,让你顿悟。顿悟,让你清澈。清澈是人生的底色,人生之旅注定是孤独的,书能让你在孤独中不迷路,读书能让你和自己在一起。

人生贵有三养:养眼、养脑、养心。读书,可谓三者全占,不愧是最好的养生。开卷有益,益在养生,每读一本书,就是一场遇见,遇见美,美具有最好的治愈力。试问,当代人谁不需要被治愈?

读书,读好书,在哪个时代都越来越疏远,到处充满了冷漠与厌倦,在什么时候都有用。

前不久,我们一家人在假期去了南方旅游。我们登上了美丽的东方明珠塔,欣赏了夜空下的黄浦江,让我最难以忘怀的便是西湖之旅。

西湖位于我国杭州市西端的西湖景区内,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,也是此次我们杭州旅游的第一站。西湖三面环山,层峦叠嶂。湖中有白、苏二堤,它们静静地栖居于西湖,乍一看,宛如两条镶嵌在西湖畔的翡翠项链。

到了西湖,不登雷峰塔是不够过瘾的。若是当你登上塔顶,站在塔上看西湖的话,那么,顿时便有了一种一览众山小的气魄的意境。楼下的湖心岛极其开阔,一派祥和,岛上的千年古刹,梵音悠悠。在岛的旁边,是杭州著名的十景之一——三潭印月。哦!对了,这就是我们在一元的人民币纸币上看到的图案。它位于西湖中部偏南,与旁边的湖心亭、阮



行走西湖畔

□ 彭海玲

公墩鼎足而立合称“湖中三岛”,犹如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蓬莱三岛,故又称小瀛洲,而小瀛洲北宋时已成为湖上赏月佳处。据导游说,每到夜晚,月亮升起,可以看到三月亮,但又因为我们来访此地是白天,且时间又有限,因此,这种奇妙的景象也只能怀着一种美好而纯粹的情愫去遐想了。

下了雷峰塔,我们便放慢了行程的节奏,绕着湖畔缓缓而行,一种悠长又悠长的自然与人文的景象久久地招摇着我的心扉。

清澈的西湖水清幽幽的,像一面镜子似的,倒映着蓝天,倒映着白云,还有和我一样前来拜访西湖的游人的身影。湖中的荷花亭亭玉立,它们一个个儿都毫不羞怯地在水面上张开那宽大的荷叶,一眼望过去,宛如晴日里的一道沁人心脾的绿荫。倘若再细心一点的话,你定然会发现那机灵鱼儿正在荷叶下游来游去,有的像在捉迷藏,有的在乘凉,还有的看着游人,似乎在说:“远方的客人,你好呀!”

我们还登上了著名的“断桥”。这里有著名美景——断桥残雪。据说,每到冬天雪落在桥上,阳面积雪

融化,阴面积雪残存。从远处看,犹如桥被一柄利剑从中劈开,像断了一样,所以人称“断桥”,也是《白蛇传》里白娘子与许仙相遇的地方。

西湖的美景还有很多,如花港观鱼、雷锋夕照、南屏晚钟等。西湖的美景比比皆是,俯仰之间,一览自然

的风光,沉思之中,领略的是我心光明的豪情。那些美丽的故事和美景一样,栩栩如生,永不消逝。

终于,离别的时间还是来了,我们恋恋不舍地登上了返航的火车。我轻轻地离开,正如我轻轻地来。西湖,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!

